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房一角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房一角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关于《书房一角》

止庵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又拟集短文为一册，曰《书房一角》，其中包含‘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书房一角》列为“艺文丛书之一”，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从前引日记可知，“看书余记”先不在其列，乃是后补入的。全书四辑中又以“看书余记”（最初在《晨报》副刊发表时，总题为“药草堂题跋”）起手最早，还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待到写完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看书偶记”开始陆续发表，二月“桑下丛谈”亦有个别篇章面世，这两部分写作或许稍早于《药堂语录》（首次刊载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完成则在其后；“旧书回想记”写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这大概也是全书完成时间。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介绍此书缘起说：

“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一九三八）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后来集有二百多则，并作一集叫作《书房一角》。”《读东山谈苑》（以写作时间计大约是集中第一篇）则说：“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多少道着作者当时心境。作者此前在《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文得失。余下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已经预告了《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的主要内容和思想特色。“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一蓑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这是他对前人笔记的选法，也是他自己笔记的写法。《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不是当文章写的，思想含量却不小，文化批判精神仍然贯穿始终，——这包括“疾虚妄”和“爱真实”（或者说“重情理”）两方面，从前者出发排斥某些东西，从后者出发则收纳某些东西。而且因为所涉古籍甚多，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两本书完成的。

《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以及《药味集》，总的来说仍属于作者以《闭户读书论》开始而贯彻于《看云集》至

《秉烛后谈》的思想系统，尽管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笔意之惆怅黯淡，却与此一背景有关，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也。《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实为姊妹篇，但牵扯的方面更广，中国古籍之外，也谈及今人所作和外国图书；读书笔记之外，也有民俗风物小品——“桑下丛谈”一辑，几乎都是此类作品，可视为一部别致的回忆录。作者后来谈到《旧书回想记》时说：“此系一时遣兴之作，”（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致鲍耀明）但是至少起始部分是颇有系统的，其意义不限于对某种旧书的追忆，要旨在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反思，这项工作以后在《苦口甘口·我的杂学》中得以完成。较之《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写法上多所变化，有的更为短小，有些篇目（如《旧书回想记》起始部分）白话成分更大一些。

《桑下丛谈小引》说：“平常胡乱写文章，有关于故乡人物者，数年前选得三十篇，编为《桑下谈》，交上海书店出板，适逢战祸，未知其究竟，今又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只是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桑下谈》大约编在一九三七年夏，因上海战事而未能出版，乃是周氏一种佚著，现只存序言，收入《秉烛后谈》。按照这里所说，似乎是个选本，至于有无未曾发表的篇章则不得而知矣。该序有云：“故乡犹故国然，爱而莫能助，责望之意转为咏叹，则等于谏词矣，此意甚可哀也。”由此可知《桑下谈》及“桑下丛谈”之编写均别有寓意也。



新 序

本书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余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药堂语录》后记所云读书消遣，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便是这些东西，其五十则编为《语录》，已于年前付刊，如将这些合算起来，那么这二百余篇已差不多完全了。其中也还有些比较太枯燥，或是写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编入，不过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我所写的于读者或无兴趣，那是当然的，至于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么说诳话，我想是没有。至于知道得不周全，说错的话，那自然是不免的。语云，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又云，过则勿惮改。此一节甚希望在读者能加以指教，在著者亦不敢不加勉也。民国癸未九月，旧历秋分节，知堂记于北京。



原 序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厨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败了，生怕客人或者

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或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去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是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

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伦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目 录

新序	(1)
原序	(2)
卷一 旧书回想记	
一 引言	(3)
二 玛伽耳人的诗	(5)
三 童话	(7)
四 歌谣	(9)
五 匈加利小说	(11)
六 医学史	(13)
七 画谱	(15)
八 妖术史	(17)
九 小说	(19)
一〇 七巧图	(21)
一一 淞隐漫录	(23)

一二	西厢记酒令	(25)
一三	左奁诗	(27)
一四	消寒新咏	(29)
一五	河渭间集选	(31)
一六	圭奁诗录	(33)
一七	诗经新注	(35)
一八	尔雅义疏	(37)
一九	山海经释义	(39)
二〇	容膝居杂录	(41)
二一	柯园唱和集	(43)
二二	荆园小语	(45)
二三	三不朽图赞	(47)
二四	萝庵游赏小志	(49)
二五	天籁集	(51)
二六	越妓百咏	(53)
二七	妄妄录	(55)
二八	吴歃百绝	(57)

卷二 桑下丛谈

一	小引	(61)
二	越言释	(63)
三	越谚	(64)
四	绍兴少鱼	(65)
五	绍兴城门	(67)
六	东昌坊	(69)

七	芡与莲	(70)
八	烧鹅	(71)
九	杨梅	(72)
一〇	越王崢	(73)
一一	李越缦诗	(74)
一二	飞升	(75)
一三	陶方琯	(76)
一四	南园记	(77)
一五	若耶谿	(78)
一六	东昌坊薛五	(79)
一七	踏浆船	(80)
一八	蕉轩摭录	(82)
一九	松花粉	(84)
二〇	独脚魑	(85)
二一	梅树牌坊	(86)
二二	陈念二	(88)
二三	溺鬼	(89)
二四	古今俗语	(90)
二五	糊鱼	(91)
二六	素火腿	(93)
二七	吴越语相同	(94)
二八	莫元英	(95)
二九	门档灰	(96)
三〇	鸣榔	(97)

三一	越中金石记	(98)
三二	王见大本梦忆	(99)
三三	春波桥	(100)
三四	龙虎瓦	(101)
三五	南齐造象拓本	(102)
三六	沈桐生	(103)
三七	冯黔夫	(104)
三八	叶柳亭	(105)
三九	陶七彪	(107)
四〇	杨花	(109)
四一	骑猫狗	(110)
四二	胡小二	(111)
四三	左腴周氏刻本	(113)
四四	王止轩藏书印	(114)

卷三 看书偶记

一	小引	(119)
二	张皇亲胡同	(120)
三	记杨妃脚	(121)
四	诗话	(122)
五	读字书	(123)
六	背书	(125)
七	辘轳语	(126)
八	钥匙牌	(127)
九	文字蒙求	(129)

一〇	张芭堂逸事	(131)
一一	变鬼人	(132)
一二	戊戌奏稿	(133)
一三	金冬心题记	(134)
一四	列仙传	(135)
一五	倒悬求长生	(137)
一六	秃头	(139)
一七	带皮羊肉	(140)
一八	扬州画舫录	(141)
一九	教童子法	(142)
二〇	玩具	(143)
二一	印书纸	(144)
二二	毛诗多识	(145)
二三	蟋蟀之类	(147)
二四	翁鞋	(149)
二五	紫幢轩诗	(150)
二六	西斋偶得	(152)
二七	三千威仪	(154)
二八	千百年眼	(155)
二九	疑耀	(156)
三〇	北风集	(157)
三一	天咫偶闻	(159)
三二	寒灯小话	(160)
三三	儿女英雄传	(161)

三四	品花宝鉴	(163)
三五	香祖笔记	(165)
三六	扣烛胜存	(166)
三七	分类诗话	(168)
三八	古诗里的女人	(170)
三九	多岁堂古诗存	(171)
四〇	李朴园	(172)
四一	钱竹汀论轮回	(174)
四二	乌里雅苏台	(175)
四三	唐宴	(176)
四四	旗人著述	(178)
四五	大谷山堂集	(179)
四六	野园诗稿	(181)
四七	癸鹇戏墨	(183)
四八	刘备曹操	(185)
四九	冷红轩集	(187)
五〇	六祖真身	(189)
五一	扶桑两月记	(190)
五二	学海谈龙	(192)
五三	稗海纪游	(194)
五四	林和靖集	(196)
五五	天津文钞	(197)
五六	四史疑年录	(199)
五七	卷地皮	(200)

五八	宝竹坡	(201)
五九	金陵游记	(203)
六〇	左庵词话	(204)
六一	思痛记	(206)

卷四 看书余记

一	读东山谈苑	(211)
二	读大学中庸	(212)
三	读经律异相	(213)
四	读柳崖外编	(214)
五	读云仙散录	(215)
六	题藤阴杂记	(216)
七	读孔子集语	(218)
八	题乡言解颐	(219)
九	题会稽三赋	(220)
一〇	题十种古逸书	(221)
一一	读眉山诗案广证	(222)
一二	题王氏刻尧圃藏书题识续录	(223)
一三	读解脱集	(224)
一四	题古槐书屋制笺	(225)
一五	读养和轩随笔	(226)
一六	读陶庐五忆	(227)
一七	题阮盒笔记	(228)
一八	记海瑞印文	(229)
一九	读泊宅编	(230)

二〇	白石诗词题记	(231)
二一	题四奇合璧	(232)
二二	读小柴桑謄謄录	(234)
二三	读南阜山人诗集	(236)
二四	读毛诗草木疏	(237)
二五	读舒艺室随笔	(238)
二六	记嫁鼠词	(240)
二七	读黄生义府	(241)
二八	记爱窝窝	(243)
二九	记盐豆	(244)
三〇	题谋野集删	(245)
三一	读带经堂诗话	(246)
三二	读李氏见物	(247)
三三	桥	(248)
三四	题留我相庵诗草	(250)
三五	思元斋续集	(251)
三六	曲成图谱	(253)
三七	凌厚堂	(255)
三八	孟心史	(257)
三九	黄晦闻	(259)
四〇	沮江随笔	(260)
四一	题影印琵琶记	(262)
四二	尔雅义疏杨氏刊本	(263)
四三	文章缘起	(264)